

绝对

悬念

档案

◎林 一◎ 编著

一辆老爷车

yilianglaoyeche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绝对悬念档案

一辆老爷车

林一编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对悬念档案 / 林一编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08-557-4

I. 绝… II. 林…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6355号

责任校对: 赵金良

责任印制: 孟祥纯

绝对悬念档案

编 著 林 一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247120 传 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200千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557-4/1·51

全二册定价: 30.00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后 记

经过数月来的辛苦,这套《绝对档案》丛书终于付梓,可以奉献给广大读者了。欣慰之余,我们怀着一个希望,愿这套丛书能拓展读者朋友们的想像,开阔朋友们的视野,丰富朋友们的生活;能引导大家以乐观向上、勇于探索的精神对待人生;同时也期望赢得朋友们的广泛喜爱。

这是我们编写本套丛书的初衷和最大的乐趣。

悬念,通常情况下只是叙事状物时构成故事情节的一个常用手段。在这部书里,我们却将它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一个个悬念,伴随着一个个难以预测的危险,最后是出乎意料而又合情合理的结局。

我们在《绝对悬念档案》里为您精心编制了一系列曲折复杂的悬念:天衣无缝的计划毁于一个本是无足轻重的小疏忽;丝丝入扣的谋杀败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小事;本想假借他人之手,不料反被他人利用;坏蛋不一定真的就是坏蛋,好孩子很可能就是好孩子……

为了更适于阅读,我们将连串的悬念浓缩成一

篇篇短故事，使读者朋友们无须花费太多时间，就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十几分钟里感受到悬念带来的惊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整理编写过程中，难免有所借鉴，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逐一标明。在这里，我们真挚地乞望您们的谅解；同时恭候大家对错漏之处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心理战术	1
阿拉伯人的遗孀	10
女窃贼	18
残忍的下场	23
不让他们得逞	28
偷房子的人	32
杀人凶手	39
离奇的钻石	46
审讯	56
杀手出击	63





丈夫的上司	68
同车乘客	73
凯恩做的最后一件事	80
一幅摹本油画	86
道尔手里的馅饼	97
通人性的猫	103
探长度假	112
丢失的戒指	118
怪老太太和她的七只公猫	122
兄弟俩	131
始终未出场的盗贼	136
游戏破案	143
寻找死因	151
死人的陷阱	160
意料之外的杀手	169
救命的酒	172
老董事长	176





贼吃贼	182
值勤哨兵	186
电影演员	189
杀人以后的事	193
奇特的绑架案	197
警察组长	203
本杰明奖励基金	209
三个人中间的叛徒	214
好丈夫	218
妇科医生	222
使唤小偷	225
妻子的梦游	228
金发女郎	232
在安全专家的家里	235
化妆师的报复	239
在希森探长家	242
十二匹马的主人	245





最大的嗜好	248
寻找布赖恩	255
一辆老爷车	262
枯井	267
吓死的人	272
蒸发了的教授	277





心理战术

我是一个在凶案组工作了近 20 年的老警察，每个星期都要接手一桩案子，最繁忙时我同时做着 3 个案子的侦破工作，罪犯们似乎跟我较上了劲儿，一个接一个地作案，使我得不到哪怕一星期的休养。

这不，早晨刚处理完污水沟抛尸案，不到 10 点就接到了报案，一个食品店的女老板被抢劫犯打死了。

我赶紧带着人赶了过去。

女老板僵直地躺在地上，膝向上蜷着，右手捂住胸口，手臂有一道血在流，这表明那里有洞。血流得不多，我推测她几乎是立刻死亡。

一个年约 60 岁的小老头，带着满脸麻木的表情站在柜台旁。守候在这里的的警察说他是见证人。

我看看那小老头，他一头稀薄的头发，戴一副老式眼镜，表情如同一只吓坏的兔子。

我和颜悦色地说：“我是凶杀组的警官，你





是见证人？”

“是的，先生。”他发着抖说，“我是店东之一。”

“她呢？”我问。

“她是老板。真可怕，我们合伙 10 年了。”

“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这里吗？”

他惊魂未定地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早晨大约 9 点钟，店铺刚刚开门。他结好账要去银行，一个持枪歹徒冲进来，抢走了他手中的钱袋，又把现金柜里的钱也搜刮走了。

这时，女老板正好从后面走进来，紧张万分的歹徒向他开枪射击，打死了她。

我问：“这个莽撞的家伙长什么样儿？”

“他大约 40 岁，瘦高个子，我猜他有 6 英尺高，左眼角有一道又细又白的疤痕，一直延伸到左耳垂，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长毛的痣。”他摸摸右面颊说，“他的皮肤黑黑的，像吉普赛人，黑头发，有点儿油光光的，鼻子很大，不管在哪里，只要再见到，我就能认出来。”

我对他描述得那么仔细颇感惊讶，见证人很少有这样观察入微的。

我问：“他穿什么衣服？”

“茶色长裤，茶色皮夹克，茶色毡帽，前面帽沿压得低低的，后面往上翘。哦，是的，在他持枪那只手的手背……”他停顿一会儿思考着，然后用一种惊讶的口气说，“他的左手纹有一条蓝色





的蛇盘绕着一颗红心。”

“你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我说，“我会把凶手的特征通过电台广播出去，这家伙应当比较好认。”

我开始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了。通常，你会发现案子无从着手，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位小老头对歹徒的详细描述，应当好办一些。

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我走访了这家食品店的邻居。左边是家珠宝店，他们开门较晚，迟半小时，也就是说9点半钟才开始营业，所以连老板带店员都不在场。

“这里一死人，我们的生意都不好做了。”老板抱怨说，“谁会到凶杀案现场的隔壁来买珠宝呀。”

我拍拍他的肩：“你正好可以带店员出去旅游。”

老板不以为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警察就喜欢出乱子，免得在局里闲得难受。”

我没理他，来到右边邻居，这是个咖啡馆，主人热情招呼我，他很兴奋，似乎总算看到身边发生案子了。

“我以为那是汽车打火的声音，”他说，“原来是枪声。”

“枪声响后，你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我问。

他摇摇头说：“我没有朝外看。”





我认为问不出什么来了，道谢以后朝门外走。

“可怜的小老头怎么样啦？”他在我背后问。

我停住脚转头说：“他有点震惊。”

他叹口气说：“他是一个老好人，总是乐于助人，问问这一带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不是。”

“那么死者呢？”我问。

“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不喜欢讲死人坏话。但是，她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她报复心极重，谁和她有点儿什么瓜葛，她事后一定忘不了。”

“世上什么人都有。”我说。

这些调查结束后，我得到这样一些信息：

第一，死者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几乎没有人对她的死表示惋惜；第二，死者的合伙人，也就是那个小老头，是个大大的好人，心地善良，为人正派；第三，杀人嫌疑犯特征相貌相当突出，还要归功于小老头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强的记忆力。

我回到警局，按照小老头的描述，制做了图像，发通缉令给各个警局。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总觉得还应该有什么东西没被发现，必须再做调查。于是，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又来到食品店旁边的咖啡屋。

老板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我。

“食品店里有枪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有。”他肯定地回答。“女老板买的，买回





来时还跟我说过，就在这条街的那端，不远的，你可以去查。”

我道了谢走出来，直奔出售枪支的店铺。

“是的，好久以前，他们一开业，她就在我这儿买了一支枪，说是放在店里以防抢劫，是的，我确信是她买的，而不是小老头。”

“你的记录还留着吗？”我问。

“当然。”他说：“我们一年也卖不了多少支枪的。”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账本，一页页翻着，用食指指着每一行名字，最后终于停住“这里，”他说：“5年前的9月10日，点三八口径，柯特牌左轮，制造号码231840。”

我抄下这个资料。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老板好奇地问。

我回答很含糊：“只是例行公事。”

业余凶手通常不懂得处理凶器。为了防备万一，我安排人去食品店后面细查各个垃圾筒。他们没有发现什么。

在没有获得女老板死于什么口径的子弹之前，我无事可干。

第二天下午，我收到化验室的检验结果，死者身上的子弹是点三八口径的铅弹。

我打电话找到小老头，他说他准备股东下葬后再重新营业。

“我要再看看你的店，行吗？”我问他。





“当然，”他说，“现在吗？”

“是的。”

他开了店门领我过去，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要看看你们留在店里的点三八左轮枪。”

“你的合伙人在你们开业后就在隔壁买了一把枪，她说是准备店里自卫用的。”

“哦，那把呀！”他用一种豁然开朗的神情说，“好几年前她就拿回家去了。我反对把枪放在店里，枪使我神经紧张。”

我很遗憾地掏出搜查证，他很不喜欢，但又无可奈何，我彻底地查看了一番，没有枪。

我来到他的住所和女老板的公寓，彻底地搜查了，但没发现枪的影子。

虽然没找到枪，但我还是设法让上司同意，将小老头拘捕了起来，因为他描述凶犯的特征太过逼真，我认为他是编造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他肯定是凶犯的同伙，或者就是凶犯。

我把他带到局里审问了半天问不出名堂来，我们让他重复地说他幻想中的歹徒，说了十几遍，没有一个细节不一样。

最后，我们不得不释放他，开车送他回家。

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给小老头说：“我向你道歉，我们已经抓到杀女老板的凶手了。”

“什么？”

“他还没有招供，不过，我们确信他是我们要





逮的人，你能来局里指认吗？”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我就来，警官。”

我们让这位矮小善良的老实人仔细辨认玻璃窗后面的五个瘦长身材的人。他们全部穿着茶色的长裤和茶色的皮夹克。

头一个人有着一头油渍渍的黑发，黑皮肤，鹰钩鼻子，在嘴角到左耳有一道细细的白疤，右面颊有一颗带毛的痣。他站在那里，双手下垂，左手背上纹有图案，是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个红心。

我瞥了一眼他，他的双眼瞪得溜圆。

我喊道：“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按惯例我们有一套问话，是让证人辨认声音的。通常只是问问姓名、年龄，可是现在我没有问平常的那套例行问话。

而是说：“你在哪里工作？”

“福利建筑公司工人。”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几个孩子？”

“5个。”

“他们几岁？”

“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3岁。”

“你有过前科吗？”

“没有。”

“好。”我说：“退后，第二个。”





我用同样的话问其他4个人，但是小老头没有注意听，他只是端详着第一个人。

嫌疑犯全部带走后，小老头和我留在办公室，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抬头看着我。我站着。

他舔舔嘴唇说：“我可能理解为什么你们逮捕头一个人，他的确符合歹徒的容貌，不过，我很抱歉，他不是凶手。”

我不带任何表情地摇摇头说：“你的邻居都说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不过，这事儿可不能心软。他和你形容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个左撇子。”

“可他不是那个人，”他声音颤抖地说，“那只是一个巧合。”

“是啊，”我说，“是难以相信，但你不要被他的没有前科和5个孩子弄得心软。”

我打量了他一会儿，耸耸肩膀说：“我们反正会使他就范的，他是个穷困、无知的贫民，而且不是美国公民，只是个墨西哥移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们处理他不必用文明条例。”

“他没有做！”小老头几乎大叫，“你不能那样对待一个有5个孩子的无辜的人！”

他的脸色苍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着说：“我招供，警官，是我杀死了她。”

小老头痛苦地交待了自己行凶的经过，他之所以杀死女老板，是因为那个可恶的女人用非常残酷的手法折磨自己的亲生儿子，让他生不如死，小老头劝说无用，实在忍无可忍，便动手凶杀了她。

